

時局叢書之四十七

大英帝國之衰落

華北政務委員會總務廳情報局編印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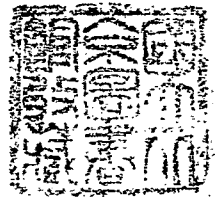
大英帝國之衰落

目錄

- 一、徹底的海賊主義之因果
- 二、缺乏理想
- 三、離開本土，脫離宗教
- 四、政黨
- 五、空論亡國
- 六、殖民地之土崩瓦解
- 七、英國之君主制
- 八、元帥之個人主義

大英帝國之衰落

MG
k561.4
3



3 2285 1061 0

京 766/3

大英帝國之衰落

一 徹底的海賊主義之因果

若謂現代有一大悲劇，此當即爲大英帝國正趨於崩潰之事也，世人因眩惑於今日戰爭之錯綜複雜，故不論敵友，甚至對此殊少理會。此等情形恰與日本德川幕府之末期相似，蓋日本至幕府時業已喪失其精神，變成「空殼」。國民不知者，十有八九，然尙有將此與三代將軍家光，或八代將軍吉宗之幕府，視爲同一者。勝海舟曾詠一詩曰：

「欲投千鈞鏃，

定此大屋舟；

無奈滔天浪，

任其逐波流；

今日背負着世界大帝國首相招牌之邱吉爾，果能顧歷史之命運，亦有此覺悟耶？傳說古代羅馬大將斯其俾，大阿夫力加奴，征服加爾他哥，其城罹災於火，彼對此位於地中海南岸，曾極爲繁華之一大都府，而正在化爲焦土之悲景，不禁想起荷馬所書之多羅易滅亡之詩句，發出慨歎之聲。然而爲此現代之加爾他哥之英國揮一掬之淚者，尙不知今在何處？雖使出自英國之一大劇作家莎士比亞生在今日，恐亦當擲筆，而嘆其

無能爲力，莫可奈何！

現今談起大英帝國，可謂世界第一富強強國，同時亦爲第一文化國。英國立國壽命，雖已將及二千年之久，然大英帝國之壽命，僅及其四分之一，即四，五百年之間。具體言之，此乃伊麗沙白女王以後之事，英國彭漲史之著者雪萊曾謂：

「當伊麗沙白之晚年，英國在歐洲以外，尙全無領土。所謂大英帝國尙不存在。蘇格蘭乃爲個別之帝國，而在愛爾蘭之英國勢力，僅限於在異種人民之間之小殖民地而已。」

如上所述，可知大英帝國之發展，乃極爲近代之事。

英國雖較葡萄牙，西班牙，荷蘭，法蘭西，出露頭角極遲，但彼何以建立一大帝國，且在維多利亞女王之領土內，有「日不落國」之稱，其理何在？此固不待言，乃其海賊之行動依計成功者也。茲舉一例明之，克倫威爾時代之英國，乃立於所謂「極端之新教國」，而依自由民權之本義，以成就其革命。然當時之庫帕，曾有如左之言：

「荷蘭不拘在海洋上，在新世界內，在商業上，均爲我國之一大競爭者，縱令彼有新教徒之勢力，亦非滅彼不可，即借舊教徒國家之援助，而必使之滅亡。」

英國乃如此居心，完全以暴力，打倒對方之競爭者也。

英國之戰爭，並非簡單之爭鬪戰。在其裡面，必定潛藏着商業上之得失。如英法間之戰爭：北美乃法國最先經營者，其後、英國強奪之。又如印度亦與此相似。總之，英國之戰爭，乃為「商賈本位」之戰爭。彼初始卽已計算妥當合算或不合算」之問題，即英國非一時的海賊，亦非特發的海賊，而為恆久的，計劃的，又為大規模之連續的，普遍的海賊行動。

荷能見及有勝利之可能，勝利後而有所獲，則不顧對方為何者，亦伸其魔手，不達目的不止。如斯彼於新大陸，亦建立其大帝國，不幸因獨立戰爭而喪失。然為其一半之加拿大，今尚繼續存在。法國人乃先據經營印度者，且發明如何取得印度之方法：第一，印度之軍隊難以對抗澳洲之軍隊。第二，若訓練印度之軍隊，其結果，能以印度人征服印度，而英國完全掠取此方法，以之征服印度，且將法國人驅逐於印度之外。又如澳洲，歷來有「新荷蘭」之稱，而英人由荷蘭人之手強奪之，最後，如南非亦強奪自荷蘭之手。南非聯邦國之出現，乃自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晚年，至愛德華七世之時所建立者。有如此澈底海賊根性之英人，凡有機會，即發揮其根性，有時且自己創造其機會，遂至於世界各隅，亦恰如蠶於桑葉，欲食而盡之。

然樂極則生悲，英國之衰落，起自維多利亞時代，經愛德華七世，更至喬治五世時代，遂急轉直下矣。英國之衰亡，自其最盛期之維多利亞時代，業已有此暗示。並已有

「風諭之者。所謂「疲勞之巨人」，「衰老之猛獅」，逐漸成爲英國之代名詞矣，

英人極少數有識者中，亦有如此對將來擔憂者。如從英吉利奔赴澳，而復從澳洲回國之英人查爾，波阿遜，於一八九三年（明治二十六年），著有『國民的生活及品性』一書，爲白色人種，洩漏出極其悲劇之豫想。此處之白色人種，乃指英美之盎格魯撒克遜人種而言。從其內容觀之，極爲顯明。余讀此書，目覩大於三個羅馬帝國之世界大帝國，已有自潰作用之先兆，觀我東亞同復之曙光，愉快難以言狀。該書當時由本社中抄譯，出版題曰：『白色人種之前途』，明治中期之青年中，現今當尚有記之者。

又於日本戰勝俄國之翌年一九〇六年（明治三十九年），即英國西曆二〇〇五年。有將其十年前絕版之英國衰亡史，假托日本國民學校用書，於東京刊行者。此即由英國之牛津亞丁社出版之英國衰亡史一書，其著者之筆名爲古萊，本名乃爲秘爾。總之，其旨趣莫非英人假托日本國民學校教科書，而欲使本國國民，知道自國之衰亡也。

本書舉其衰亡之理由，凡九條。

- 一、都市生活壓迫農村生活，而於國民之健康及信念有害。
- 二、二十世紀之英吉利國民，除將「海」作爲是「療養地」外，不復顧及其他。
- 三、纖弱化與奢侈化日甚。
- 四、文學，演劇趣味之頹廢。

大英帝國之衰落

五、英吉利國民之體格及健康，逐漸羸弱。

六、英吉利國民間，知識的，宗教的生活日衰。

七、誅求租稅，市政費浪用無度。

八、教育之虛偽方法，橫行於英吉利。

九、英吉利國民之自衛力與國防力之無力化（根據木村莊太氏之翻譯）

尚有於最近一九四〇年出版之『大英帝國衰亡史』，著者乃爲羅帕特，薄利福特，而斯得威機摘錄之，並加上序文及評論，其評論印相當辛辣，又甚爲痛快。余唯介紹此書名，而避涉及其內容之煩。總之。英國之衰亡，於最近五十年間，色彩濃厚，與日俱增，一抹哀愁，宛如夢魘，而自然地掩蓋大英帝國。

英國自覺此情勢乎？抑默識之乎？總之於英國乃自其女皇之中年以後，倡導所謂帝國主義，嘗試輸血法者也。如吉斯勒唆使英國女皇戴上印度皇帝之帝冠。即爲一例。雪萊，提魯克之議論以至張伯倫之帝國主義，此爲其最顯著者，而又作爲是文學者之喇叭手，實爲吉普林其人也。

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英國實立於生死存亡之十字街頭。自表面觀之，此次戰爭，英獲左券，而德敗北。英國倘善用此次之勝利，而講求自新之道。趁此機會，或能再生

復活，亦未可知，然彼溺於此勝利，其後二十年苟且偷安，終停滯於今日之狀態，反之，如德國恰似塞扶斯患者復原後，其身體之組織爲之一新，邁向再生復活之途。而英德之關係，於二十年後之今日，遂完全顛倒二十年前之地位。

英國曾於一八九六年頃，依賴德意志製造品，本『*Material Germany*』一書，論及倫敦街頭所有商店，不得不陳列銷售德意志製品之事實，英人當有所覺悟，一改舊習，回歸能率主義，如羅茲伯林即爲主要之一人也。然此種情形仍舊存在，而第一次世界大戰遂過去矣。由此以後，英人對德意志之狀態，殆毫無關心。至於曾將此點向國民警告者，除今日之首相邱吉爾外，不過爲極其少數者，

然時至今日，已成無可奈何之事態。若進一步考查之，英國到達今日之狀態，乃積惡之效所致。英國誠爲澈底實行海賊主義者，其繁榮，其建立世界之大帝國者，乃爲海賊主義，而其漸趨崩潰，亦爲海賊主義。諺語曰：「逆取順守」然英國終究爲「逆取逆守」。英國連身傍之愛爾蘭尚無法使其悅服，何況將近四萬萬之印度人乎？然反思之，英國之敵乃其殖民地加拿大，澳洲，與其最大的印度是也。

凡此事實尙可忍受，維今日吞食英國已將及一半者，乃爲所謂「血親」之北美合衆國。但使合衆國，懷虎狼之心，以至向英國逞雄者，乃英國也。英國走向所謂自做自受，自亡自滅之境遇，日日加甚。此非悲劇，則人類之歷史上，何者爲悲劇！且其悲劇乃

爲同族相殘之悲劇，海賊之子與海賊之子，互相爭奪獲得物，其極以至相食自他之肉，此實爲悲劇之極致者也。

一一 缺乏理想

今就日本肇國八紘爲宇之皇謨，於此惶然申之。昔希臘柏拉圖，有理想之共和國。彼之理想乃爲「哲學家當身居上位，以指導民衆」。中國即以堯舜禹湯，文武周公，唐虞三代爲政治之極致。爾來數千年，不論何者，均以此爲標準。然所謂大英帝國，彼有如何之政治理想乎？今不論大英帝國，既英本國，以如何之根本義作爲國家之固有者乎？

如穆爾氏 (Sir Thomas More) 之「理想國」(E. Utopia) (一五一六年)，此書原在諷刺當然之政府，當然之社會，而終爲效柏拉圖者，對英國政治之實際，全未涉及。

吾等推究英國盛衰興廢之本末，英國人無理想，此點實令人驚異者。彼等對國家既無何等之理想，亦無何等之信念。彼等唯以「現在」當作「現在」。若勉強求之，除「爲求個人之利益，國家始有其存在之價值」外，難以得到明確之答案。英人對英國終無宏遠之根本的理念，故此國家無一中心之力。

x

x

x

盎格魯撒克遜本爲常識的民族。現實之民族。其國民乃「論即有事，談則即物」之國民。所謂英國之憲法，並非人爲，而是自然長成者。此點即言：「現實」乃爲自然促其長成之真相。而試問「現實」者何？英國史家韋萊曰：

「英國之海將殆如海賊，英國認爲戰爭乃獲得「富」之一大產業，最有利之營業，爲聚財最多之業務，亦爲最有利之投資」。

如上所述，可知英人除惟利是圖外，無所思所動，亦無所事之。總之，海賊之根性，乃隨時隨地有所變化。時或成細流，時或成深淵，或激湍，成巨大之瀑布。宛如茫海，如水變化之莫測。又時或化爲溫水，冷水，或化爲水。總之，其海賊之根性，唯應於物，順其形，千變萬化而已。

言雖如此，英國並非無政論。觀現代之實情，英國可謂爲政論之本案發源。任何國家概皆以英國爲其行莊，而從英國移入政論，此爲千真萬確之事。余本非哲學家，又非法政學者，倘以史之眼光觀察之，從理論上說明之，英國之政論誠然爲真正之英國原有者。

姑且回顧始自伊麗沙白時，而將生於彼時之培根之言行，加以檢討。培根乃爲英國格物致知之一大哲學家。世人均推崇其爲英國哲學之經驗派的始祖，彼同時亦從事於實際之政治活動。約翰一世時代任國庫尙書，授子爵職。雖因瀆職之故，污其名節，然彼

爲英國思想界之一大祖師，乃人所未能否認者。

彼爲英國倫理學者所主張快樂說之本尊。然於政治上，彼終爲功利派：彼嘗謂：

「任何人倘不運動，勢難保其健全之軀。國家亦然。故此，有真正榮譽之戰爭，可謂真實之運動也。」

彼爲承認戰爭者復謂：

「國家非同時強化其海陸不可。成爲海之主人，此乃王國之集約也。」

「君主爲向其隣國，擴張領域，或於商業其他方面，謀國家之富庶，故不得意於警戒。至於外交政策之真意，在於保持權力之均衡。」

「一國之強大，必由於他國之弱小；倘於一方有利，則他方必有損。」

吾人玩味以上之言辭，亦可謂其乃英國之國家大計，然何以證之？三百五十年間之英國歷史，宛如掌紋，歷歷分明。

霍布士，可謂爲培根之門弟子。彼曾受培根之教誨，徒其師漫步逍遙於庭園之際，培根泛於心頭之種種思想，向其從游者談之，最初，望心有所領悟，而後用文字將此思想表達。彼至歐洲各地旅行，從近方觀察當然法國威權赫赫之李加圖，且與意大利發明地動說之伽利略交遊，由此可知彼之學問如何淵博。

彼之時代，乃從清教徒革命，百喬治二世之回復期，而至喬治二世爲太子時，任數

學之教師。霍布士之契約說，聞名於世，彼曰：

『人，生而身心平等，由其平等而生競爭，復因競爭，而生戰爭。其戰非團體與團體之戰，乃人與人之戰也。故舉世當在混沌之中時，既無生產，又無技藝，亦無文學，亦無社會之快樂，唯有恐怖與危險之連續而已。即人生乃寂寞者，貧窮者，有卑猥與獸之野性，常人之壽命極為短促。於是相互定約，公舉一人為首領，所有人間均須服從其命令，始能維持最初之和平與安全。故既然一度轉讓其權利，則雖至如何之場合，亦未能回收之，所謂君主之意志，乃為法律，而為人臣者，唯能實行君主所不禁止之事』。

彼如此之論調，與其謂必將專制為主之斯丟亞特王朝來辨護，莫如說為代已廢之斯丟亞特而起之克倫威爾 (Oliver Cromwell) 之總統政治來辨護。為何？因其說彼為理論的正統論，莫如說彼為屈從於現在之強權，似近於彼之論旨。

然此契約說，至洛克 (Locke)，全然逆用。洛克之父乃為清教徒派之兵士，彼繼其傳統。洛克為學者，同時亦為四海漂流者。彼之「悟性論」乃世界有名之大著。於英國經驗派之哲學家，彼可謂傑出之士，彼與霍布士所見者，完全立於反對之地位。彼所謂之「自然狀態」，並非如霍布士之說（如佛說）。依彼之主張，人類之自然狀態乃為

「人間並非人與人戰爭之狀態，而是好意互助之和平狀態。但人類爲使此狀態安定而恒久遂依個人之意志，互相締結契約，如此契約遂成立矣。故既然一度成立此契約，則當然須服從之，然萬一君主破壞其契約時，則反抗之，再選出能履行其契約者，此乃爲當然之道理」。

彼即如此替一六八八年之革命辯護。——即詹姆士第二逃往國外，而英人從荷蘭，復迎入威廉公及其妃馬利——然彼直入敵室，而奪其戟，一反單爲專制主義而立論之霍布士的意見，彼乃根本爲自由主義而立其論者。在彼眼中，並不承認國家係成爲一個體系之存在，國家係個人之集合體而已。其目的，乃在極其被限制之範圍內，擁護共同之利益，然一切權利係個人固有者。彼所認爲之國家，恰如今日之責任有限公司。

吾人並非在於討論此種政論之當否，但洛克之此社會契約說，可謂儘量描寫出英人對其國家之觀念故感於有特別提出之必要。總之，霍布士之主張，如同荀子；乃從「性惡說」出發者，洛克則如孟子出發於性善說。而孟子承認人民有革命之權利，洛克亦有此調論。但相同者，唯限於此。至於洛克將政治視爲一商事公司，而孟子却將政治視爲實行最高之理想者，於此點，二者情趣相殊。

英國之政論，如何波及他國乎？凡讀歐洲之歷史者，無一不知。法國如孟德斯鳩，安梯爾，盧騷之徒，從何處尋得彼等之意見乎？獲得彼等意見之酵母乎？又如法國大革命

命所標榜之自由，平等，同胞三主義，其淵源在何處乎？原來英國之社會契約論渡至美國，而有美國之獨立檄文。復從美國輸入法國，即成法國之革命宣言，故直接，或間接，其根本發源，不能不謂在於英國。

邦克 (B. B. B.) 曾大聲疾呼，非難法國之革命，其辭曰：「革命論之原理原則，皆從英國輸入者，然彼等均將此忘懷。」

x

x

x

休模 (Hume, D.) 之快樂說，巴庫，米爾 (B. B.) 父子之功利說，近於斯賓塞 (Spencer, H.) 虛無說之物理學，以及應用生物學之進化論之社會均衡論，無論何者，均莫能從個人主義，自由主義，享樂主義之範圍超脫。當此三大主義振其巨手橫行之時，國家豈有不衰之理！今大英帝國巨孽，已中三主義之毒，遂臥於難起之病床上矣。

三 離開本土，脫離宗教

英國係以澈底之個人至上主義而成立之國家，當國家泰平無事之際，於國務運用上，尚不至發生何等障礙。然國家一旦逢多事之秋，立即生莫大之阻害。推其源委，因此「爲個人而存在」之國家，不得不向其個人要求「爲國家而存在之個人」故。但英國國民毫無「一旦國家有緩急，則不顧身命，義勇奉公」之精神。

處此場合之下，國家係「爲個人而存在」之國家。然個人之所以維持其國家者，乃

在於擁護個人之利益起見，故所謂個人爲國家犧牲」，實際則莫如說「個人爲個人」之犧牲。依論理之變轉，個人彼要求爲國家而犧牲並實行之。

因此英國遂處於生死存亡之十字街頭，以至不能實行「徵兵令」。及至可能，則已在酣戰以後。然此後仍不能充分有效施行。甚而在戰爭期中，從事於軍需品製造之勞務者，依然向政府爲難，提出「工資問題」威脅政府。倘政府言「此乃爲失當之要求」時，則全體極從容地實行同盟罷業。此種舉動，我國國人每認爲無疑對國家反叛，然而在英國却習以爲常，不足爲怪。

昔拿破崙稱英人爲「束圍裙之國民」，誠然如此。英人並非日充嫻嫻，敏捷從事之國民，而無異爲漫遊郊外，放鷹自樂者流。然其根性，雖至何處，均不離「得失之計算」。此即目前束圍裙之店員根性也。此與前述海賊根性同使英國造成世界大帝國，其原亦繫於此。

然即因此，英國乃忘却親近其本土，廢置農業，甚而對一旦海運業務停頓，非陷於餓死之危險不可之一點亦茫然不顧。吾等回顧當世界第一次大戰時，德國曾對英國實行食糧封鎖戰略，以至倫敦八百萬市民之食糧，僅可維持二星期之現狀，陷入極端之恐慌中。

如今英國因得前次戰爭之教訓，雖量購入並貯藏食糧，然終屬有限。前次大戰時，

英國不得已，在公園內種植馬鈴薯，甚至在高爾夫球場栽植小麥等，以之爲應急準備，然此種措施，雖忍過一時，終無大效。

英人並非本來不知耕種之民族。畜牧爲英人最優秀之業務，如羊毛係歐洲第一精良品。弗蘭得方面營毛織物業者，完全用英國之羊毛爲原料。然昔日出產最精良羊毛之英國，到如今，不獨不輸出，甚至本國所消費者亦須依賴從澳洲或紐西蘭輸入羊毛。維多利亞女王中期，「穀物法令之廢止」，成爲當時激烈辯論之問題，幸而廢之，然於反對者掛念之心情，並無多大影響。蓋當時從外國輸入之穀物量，尙未超過本國生產量之三成以上。

然而由當時起，經過五十年，英國除依存於加拿大外，別無他策。吾人回顧凡爲文化之發展，殆皆循以下之發展階段：第一次爲狩獵的，第二次爲畜牧的，而第三次爲耕作的，然英國却逆然而行，歷來供耕作之旱地，舉之而改爲牧畜而牧畜之牧場，復改爲狩獵場。以至英國之農民大眾不得不離開土地，四處漂流，此種狀態由來已久，並非最近之事，當十八世紀之末期，如詩人高德斯密（Goldsmith）作有「荒村」一詩，描述農民無果敢之命運。

此種狀態，與時代之推進，日甚一日，英國所謂「上流社會」，乃爲自諾曼征服以

來之「舊貴族」，及乘大資本主義之波而興起之商工業階級的「新貴族」。不問「新貴族」或「舊貴族」，在彼等日常生活中，類如賽馬與獵狐均為不可缺者。彼等充以狩獵鹿，兔，或鴿，鴨，山鳥，鴉等為樂事。故為上流社會之享樂起見，遂劃出幾哩或幾十哩大之獵區，雇用狩獵區人，而年年使鳥獸發育，繁殖，以之供彼等為狩獵期間之娛樂。故一次所獵。鹿達幾百頭，鴉千餘隻，決非珍聞。

「上流社會」對此種狀態均置之不顧，唯為滿足自己之享樂，遂完全將土地闢為獵場，賽馬場，或高爾夫球場。職是之故，英國本土鮮有「陽春敷德澤，萬物生光輝」之綺麗風光。

凡使英國滅亡者，亦為使英國興隆者。英國國民喪失如親恩之土地，却為商工業者成功之因。然其商工業者之地位難以保持，亦其已喪失有親恩之土地所致也。

其次吾人再將「英人之宗教墮落」作一考查。原於盎格魯撒克遜之兇猛爭奪之海賊根性中，聊給與道義之芬芳，或心靈之風格者，乃基督教也。英國歷史中有愛德華懺悔者彼為如何柔弱之王子！同時亦為如何篤信之王子！此深刻之痕跡，永不泯滅，載於英國國史上。

所謂清教徒革命，於某種意義下，可謂為國王為防禦政治之自由，或要求政治自由之一種運動。而於經濟上，則為土地分配：與收稅多寡之問題。然亦為宗教上之問題，

點爲何人均不能否定者。雪萊曰：

「昔克倫威爾時，恰與伊麗沙白時相同，商業上之感化，每僞裝爲宗教上之感化，以擴張其勢力」。

此點固不待言，誠然如此。「宗教」乃將作爲是宗教之感化，由個人而推及國家。此點乃莫可輕視者。世人多批評克倫威爾爲「僞善者」，「極其愚蠢者」。然而此種批評，確爲冤罪，克倫威爾固然一方有盎格魯撒克遜固有之海賊根性，及店員根性之權化，然同時於另一方彼却爲極熱心之基督教徒。故在此種解釋下，彼可謂爲「愛德華懺悔者之後繼者」。如彼所編成之「鐵騎」，實號令嚴峻，秋毫不犯。他日解體後，無一人淪爲流浪子，亦無一人身入野盜羣中。故爲彼敵方之王黨亦有此語：

「彼等均從事和平事業之建設，極爲成功。或築房或曳車，苟真實勞動者，可判斷爲先日克倫威爾之老兵，大抵不致錯誤」。

基督教誠然爲盎格魯撒克遜人延長壽命之靈藥。從十八世紀中期，下延至末期威爾斯雷派 (E. Welshman) (譯者註：基督教之一派) 興起宗教復興之運動，從國教分離，創立美以美派 (Methodist) (譯者註：基督教)。至十九世紀中期，以紐曼 (Neuman) 爲主，糾合其他同志，展開教會復古運動，此運動之後，或傳至羅馬公教，或歸宿於英國國教，雖未發揮極大之效果，然無疑爲震破宗教界惰眠之一大磅鎊。

及後，鮑斯 (William Booth) (譯者註：一八二九——一九一二，英吉利之宗教家

，一八六五年以來開始向貧民傳道，爲救世軍之創始者，救世軍採取軍隊之組織，彼死後由其子繼之，組織救世軍。如美以美派，乃從英國國教產生者，而救世軍亦從美以美派產生者，故鮑斯受威斯雷派之教養，趣味，性格之影響，在所不免。然相互對照，鮑斯實爲富有熱狂的民衆的教徒。

然而克拉斯東 (William Avelar Gladstone) 正與克倫威爾相同，被其反對黨訕罵爲「僞善者」，「極其愚蠢者」。此因彼唯以政治爲自己之利益，而濫用強者之權所致。盜賊尚講三分道理，但海賊國之英國，口唱仁義道德之高調，而實際所爲一切，均與此相背。如鮑斯之政敵索魯斯伯里侯，當其死後，在壽材之前，尙獻呈「偉大之基督教的經世家」之賞辭，豈非荒天下之謬。

然以後之英國又如何。英國政治家殊無足有堪配「基督教政治家」之稱號，至十九世紀之末期，克拉斯東逝世，英國政治之本位，遂日趨低下。而政治家之本位更一落千丈，專尙空言，以至基督教之風韻，全然掃地。至現今邱吉爾之輩，既然爲善於強辯，厚顏無耻之海賊子孫，則更不當與彼讚詞矣。

英人拋棄宗教乎？抑宗教將英人拋棄乎？茲不論何者，均因英人既不畏神，又不敬天，無遠慮會釋，徒發揮其物質萬能之海賊根性所致也。至此，國家之元氣，自然消耗殆盡，故雖知有自潰之作用，亦束手無策矣。

四 政黨

在英國衰亡之許多原因中，其主要者即英國之政黨政治已達於窮途。英國本為政黨政治之發祥地，世人凡謳歌政黨政治者，莫不以英國為其靈廟。與耶穌教徒之耶路撒冷（Jerusalem）佛教徒之布他加亞，回教徒之麥加城（Mecca）儒教者之曲阜同樣，政黨政治學者均認為西明斯特（Westminster）碼頭之英國議院，係神聖之政黨政治殿堂。然其政黨政治反而導英國於滅亡，此種變遷，完全出乎彼等意料之外。原來英國之政黨並非矯揉造作而成者，與其說是自然發生，莫如說是偶然發生，覺為適當。當斯丟亞特朝（Stuart）之時，議院雖屢次開會，毫無收效，有時不獨政府，既人民亦將議會之存在，置之九霄雲外。當時國王因財政拮据，勢所強迫，不得不催開議院，以左右圖維，同時人民亦樂於由議院中得到些許滿足。至斯丟亞特朝，屢次召開議院，開而又開，一次復一次，以至反對之空氣，日甚一日，此即所謂發生王黨與民黨之差別也。原詹姆士一世乃為一哲學家，同時亦為一神學者，以學者之榮譽，居鄉里某大學之教授位，彼確有優勤之學識。著作極夥。但彼對治國平天下之道，一無所知，故時人批評彼為「最賢者之大莫過者」實名符其實也。

其後，至查理一世，戰爭遂爆發矣，民黨因皆留短髮，故有「短髮黨」之渾名，而

大英帝國之衰落

王黨多爲騎馬武者，故被稱爲「騎馬黨」。至查理二世，王黨之天下業已回復，但至詹姆士二世時，又欲回復一度曾被亨利八世所排斥之羅馬舊教，無理強迫人民信教，以至被人民驅逐於國外，由反對黨重新迎入荷蘭之威廉公及其妃馬利主持政事。

自此遂爲騎士黨隆盛之世，而圓顛黨殆乎燼跡。之後，至安（Anne）女王之時，兩黨復成對立之狀態，而自安女王後，從漢諾瓦迎入國王喬治，及被擁戴爲英國國王時，已過五十歲矣。彼完全不諳英語，歷來凡有閣議，國王親臨親裁一切國家大計，然新來之國王不懂英語，因此對國務會議不常出席，由此國王親臨閣議之事遂中止矣。似此英國之責任內閣制，遂起自從異國迎入不諳英語之喬治國王時。謂之偶然亦誠爲偶然也。

如上述，國王與閣議隔離之英國內閣，自義理上言之，非對議院負責不可，因此遂產生對大臣會議之負責，同時發生連帶之責任。世間有「國王親臨，亦不得統治」之用語，乃以後之事。

如斯，騎士黨以非常之勢力，獲得政權。至喬治三世，因生於英國，瞭解英語，爲英國生長之國王。彼欲回復已喪之王權，親自主持政事，但其志未遂，而與世長辭矣！自此以後，至維多利亞朝時代，騎士黨蛻化而成現代之自由黨，圓顛黨蛻化而成現代之保守黨，但自愛爾蘭自治問題發生後，由自由黨分立之統一派，遂與保守黨合而爲一，以致將保守黨，謂之統一黨。

及愛爾蘭問題解決後，復蛻化而成保守黨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，勞働黨勃興，以至產生勞働黨之內閣，此後，自由黨獨攬大權，黨員占絕對多數，而其他黨員，僅占少數幾位而已，故昔日所謂自由黨與保守黨之對立，已成過去之夢痕矣！以迄於今，政黨政治唯留空名，試觀今日英國之實情，政黨政治，空留其名目，所謂依政見之不同，而成立黨派，於實際之政治活動中，以實行其主義及主張，此種高超之政論，唯成過去之美夢而已。

英國之政權，於理論上，謂由國王而貴族，由貴族而中流階級，由中流階級，而至一般民衆，平均分配其政權。然實際情形，總攬大權者，依然爲百家內外之貴族，或富豪，彼等之意志，唯被以政黨政治之假面具，施行之而已，要之，英國即民主主義，與其說是民衆之德謨克拉西，莫如說在德謨克拉西之名目下，實行貴族政治。雖至今日，英國依然維持自諾曼征服以來之封建制度，始終以新血補充其封建制度而已。

波萊多 (E. H. B. White) (一八一—一八九) 於維多利亞朝之中期，曾曰：『土地之所有者，即政權之所有者』。然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七年，約七年之間，英國土地所有者有一半以上爲之一變，雖未能言皆如此，然於諸種意義下，不能不謂爲貴族制度之輸血者。

但此輸血者乃指猶太人，或與猶太人有極其濃厚關係之大資本主義之成功者而言。

大英帝國之衰落

彼等實能任意支配議會。

英國之老記者羅 (Ranch) 曾論英國，政治稱：

「英國之政權，乃所謂稱爲交際社會之一部階級所占者，倘不爲此交際社會所容，即使爲如何有爲之才幹，終不能爲閣僚」

彼舉出如上之事實，詳加解說。今日勞働黨之勢力雖勃發，但仍行不通，其主要勢力，依然操於貴族或富豪之手。例如於某一時期，英國政權由謝西爾家主持，由其家首領索斯士柏利及其姪柏爾福阿或彼之長子，以及羅柏特謝西爾，幼謝西爾等人，居閣員及其他諸要職。當時世人稱此內閣，爲謝西爾旅館公司。關於此事，風傳除此五人之外，尚有其他親族，列爲內閣。

又至張伯倫家獲得勢力時，英國之諷刺雜誌 (Punch) 曾書有如此之一張諷刺畫：「帝國每次澎漲，則張伯倫家之包工事，亦隨之增加」。吾人觀白明翰製造各種軍需品公司內之大股東，舉凡爲此等公司之有力部份，殆爲張伯倫之一族。由其夥伴所有，或由自己支配。由此可知一斑矣。

現今於一九〇〇年，有以「支配大英帝國之百家爲題，所出版之書籍，根據此書之內容，可知英國之貴族，富豪，毫不留心於政黨之錯誤，唯互相結成芋蔓之關係，彼此關照，握取其政權，且恣意行使其政權，諸如此類之事，暴露無餘。吾人雖未敢言完全知悉其內幕，唯稍知一二，自認尚不致有錯誤之處。

五 空論亡國

英國之政黨政治，有一最顯著之流弊，彼等並非為政見而引起議論之爭，原是為議論而引起議論之爭者，易言之，此即「空論亡國」。英人本來乃為常識之國民，或為實行之國民，然每當政黨政治至頹局之際，英人索性可謂為「言論之國民」，不久，言論之國民復變成空論之國民，此乃必然之趨勢也。摩爾勒曾曰：

「我等政黨人之最大苦厄，乃為黨派相互之意見。實際殆不願拘於同一，而強言此為黑白相違，有如不可兩立，使之歸入一般中」。

摩爾勒乃「誠實之約翰」，約翰為其名。一般人均稱呼彼為「正直者」。於政黨中，乃人格最高之一人，彼又於愛爾蘭之自治論中，嘗為克拉斯東（William Ewart Earl ^{St. John}）之右腕，此乃衆所周知者。因彼尚有如此談述之故，任何人亦不致再有懷疑者。

原來，不拘「妥協交讓」為英吉利人之本色，然為政黨政治之運用起見，甚而連可以妥協交讓之政見，亦取其極端及極端，宛如勢不兩立。因而發生言論之爭鬥，一則或欲獲得新政權，一則或欲保持其已獲得之政權思延長時月。

故自實行議會政治以來，英吉利既無經世家，亦無政治家。始皆為能辯，達辯，詭辯，發辯之士，以及達所有無用辯論之饒舌家的巢窟。因此政黨領袖自不必言，即將來

有爲之士，苟欲立身者，亦必儘可能現身於議會之辯論。由此而努力獲得其所欲言之政界高位，或達於最高位。

正如中國所有政治家多爲能文遠筆之士，英國之政治家雖有納辯與能辯之差，然概爲饒舌家，若不爲饒舌者流，即不能謂爲政治家，此乃英國政治家之本色也。因此，離至國家危急之時，彼等尚不將其意見，端正訴諸於國民之前，唯一味醉心於如何能將其模範之能辯，向國民開陳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劈頭，當時外相葛雷氏之演說，實非常簡潔，明白，直率，且極爲動人，今尙流言。今當世界第二次大戰，邱吉爾之議會演說或廣播，談及英國性質之良否，有人批評彼之言談，恰如我劇場中之菊五郎，吉右衛門之技藝。

英國之政治家，與其謂爲國家經綸之士，勿寧謂爲善於口才之藝術家，因此，英國之政治家，何以有如此衆多之辯護士，此決非不可思議之事。

彼得以後，居相位年月最長，之阿斯吉斯亦爲一辯護士。初爲阿斯某斯之同僚，繼爲其部下，終取而代相位之喬治，彼亦爲出自鄉莊之一下級辯護士。現今因自由黨經過種種之變化，而成爲大法官之西蒙，又爲一辯護士。此外如保守黨之巴昆海特即平民史密士之大辯護士，又如爲保守黨而反對愛爾蘭自治案到底之勇將加爾森氏，亦爲法院最有力之辯護士，辯護士雖於法院上是必要者，但國家經綸之業，非由經國之士負此重任

不可。

經國之士，乃屬「不言而爲」者，猶如日本之大久保甲東，西鄉南洲，倘無必要時，決不輕陳其意見，此外則多非易於開口之士。英國偶然亦有例外者——例如基西納將軍言：「議院政治達於最高潮時，即英國之政治陷於最退潮時」。

吾人今就議院政治最惡，一例之愛爾蘭自治案一點言之。愛爾蘭爲昔日英國之癌，而今依然今後亦將爲英國之癌。英人中見到此愛爾蘭之癌，而欲施以外科治療者，即克拉斯東。世人對彼每有此種妄疑：克拉斯東與愛爾蘭之自治黨握手，其目的莫非在於藉自治黨之援助，以獲得其政權，或保持其政權。事實上或者如此，亦未可知。

然此實爲賢明之措置。倘若當時英國許可愛爾蘭自治，或不至有今日愛爾蘭變成愛爾（Ireland）國，而與英國全無交涉。亦不至對英吉利之咽喉，取強硬之態度。之後，從反對此自治案之保守黨，與由自由黨分立之張伯倫其他一派，遂連合一起而在統一黨之名目下，獨占政權。至一九〇六年自由黨始初見曙光，其間自由黨亦需一度取得政權。此即從克拉斯東之最後內閣（一八九二年八月—一八九四年三月），繼而爲羅茲伯里氏之最短內閣（一八九四年三月—一八九五年六月）。

自由黨獲得政權後，再通過愛爾蘭自治案，復遭上院之反對，遂未得實施之。爾後皆盡千辛萬苦，目的漸達，正着手實施之際，恰遇愛德華七世駕崩，遂成爲喬治五世之

新政權，新政權曙光日現，於國王之命令下，在宮中曾召集兩黨之妥協會議，國王雖極力周旋，但毫無成效，以至反對黨之保守黨，將議會之議決，置之不顧，斷然向愛爾蘭輸入武器，徵募兵士。非自治黨之最硬派加爾松斯密士等任總指揮，正欲掀起內亂之際，恰好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。此問題暫告中止。經五年，愛爾蘭因不同意歷來提出之自治案，殆以獨立國之態度，臨諸英國。

因此，人心洶洶，暗殺之風大作，以致英國束手無策，難以維持安寧之秩序。英國終於不得不作最後之讓步。而愛爾蘭共和國遂誕生矣。不久，全然與本國隔離，到現今改國號爲愛爾。英國從來設置於愛爾蘭之總督，被逐境外。今日英國雖已向德國宣戰，而愛爾蘭斷然保守中立，殆成爲獨立之國家。其他殖民地唯向英國表示忠誠，今尙承認爲大英聯邦之一，而愛爾蘭甚至宣言忠誠亦拒絕矣。

由自治案而至獨立國，此五十年間英國與愛爾蘭之歷史關係，可證明爲政黨政治有誤於國家大計之一大罪案。昔日克倫威爾對長座議院，命令解散，彼曾如此大聲疾言曰

「一六五三年之四月二十日，大統帥克倫威爾走入議會，坐在一椅子上，傾耳靜聽彼等噪雜之聲，實忍不可忍，乃起立曰：出去。此一羣烏合之衆！余不欲向汝等七嘴八舌之人，作最後一次之談話，諸君亦將此自稱爲一議會！然此何

以成議會？簡直不知稱何者……諸君或泥醉之人乎？或爲色鬼乎？以諸君之手，何以能成全神所恩寵之議會耶，啊！走吧！余命令汝……」

彼等竟提起爲議會神聖表章之槌，嘩然而去。彼復曰：「收拾此等破碎之傢俱，並除此等廢物！」

如此場合，不獨唯有此一場面。既於許多場合之下，英國之議會，始爲蟬噪蛙鳴之府，而彼等喋喋不休，無異爲蠅鳴日暮，已促使英國陷入衰亡之命運中。

六 殖民地之土崩瓦解

英國有遠心力，而無求心力，此並非言全無，但無能與遠心力相匹敵者之意。日本乃有吸引力之國家，反之，英國却爲有離心力之國家，日本乃以皇室爲中心之國，皇室恰如太陽系中心之太陽，所有一切，皆以皇室爲中心，朝向皇室而迴轉，英國則無所謂如此之中心力。以上所述，吾意並非言英國人無國民性，勿寧謂此國民性乃爲英國之島國根性，較歐洲其他國家，發達尙早。

然其國民性却脫化而成所謂盎格魯撒克遜之優越感，顛覆世界，然離開世界之外，所謂海賊之子孫，對其本國（英國）之忠誠思想，極爲稀薄。於美國革命約二十五年前，法國之狄爾哥氏曾曰：

「殖民地譬如果實，熟後，即離其母枝，而墮於地，恐將來之亞美利加，亦將

與迦太基 (Carthago) 同出一轍」。

迦太基本爲腓尼基之殖民地，之後，反成爲凌駕腓尼基以上之國家，吾人自今日觀之，狄爾哥 (Dyker A.B.T.) 之豫言，可謂正確之極。

亞美利加之移民，本爲欲逃避在英本國之政治及宗教之不自由，而探求一自由之新天地。故從當初，彼等未必無對本國忠誠之國民，此點或可如此主張之。

然英國所愛者，乃爲每逢英國向世界澎漲之際，其縮反逐漸鬆弛。即其組織網日見薄弱，至呈尾大不掉之狀態。雪萊 (Matthew Arnold) 可代表大英帝國之談吐，彼曾如此言之：

「人種之統一，乃爲大英帝國求得安全與恆久之主力，如澳洲，新西蘭，或加拿大，即爲如此者。但印度却不然，人種相異，宗教不同，而言語亦不同。故其征服印度者，並非英吉利人之力，勿寧謂爲印度人之兵力，即英國人於印度之兵力，僅佔五分之一，而五分之四乃爲印度之兵士，印度人亦熟知此事，而此即爲難以將印度牽入英本國之內緣」。

然而此乃頗爲悅耳之蟲聲。英吉利人用種種詐謀，探取狡猾之手段，以征服印度，印度人早恨入骨髓，英人既爲此種措施，而欲印人向其鳴恩，心悅誠服，實爲不近情理之談。

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加拿大，澳洲，印度，均向英本國，效以援助之勞，見諸此種事實，而思「大英帝國之組織仍極堅實，所謂瓦解者依然爲不可能之事」，世人亦有如此想者，然此種見解，畢竟唯見其皮毛而已。

彼等之所以援助英本國，其目的乃在各各欲謀其利。譬如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，印度曾分擔五千餘萬磅之戰時公債，捐助一萬萬磅現金，且出兵八十萬。印度何以有如此之熱誠？彼意乃思於戰後有所奮發。原英國曾答應印度如履行上述諸條件，戰後，可允許印度人所希望之自由政權，及自由制度，因此印度人遂堅守此約，然而至戰後，英人始將此約拋之九霄雲外，昔日之甘言美語，今易爲石冷心腸。因之印人憤然掀起獨立運動。現今，如火如荼，適展開於吾等之前，又如加拿大，倘彼時萬一左袒德國，於隣國之美國自爲不利，美國欲防禦之，然合衆國並非以兵力征服加拿大，而是以經濟力壓迫之。此乃必然之趨勢。因此加拿大莫如依賴英國，應合英國之需求，生產軍需品，或以義勇兵援助英本國。

澳洲亦然，彼加入協約國方面，與本國表一致態度，但另一方亦爲自己之利益起見，此點固不待言，然澳洲之所以能與英國保持連絡，乃依賴日本海軍之援助，此係極明白之事實，倘澳洲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左袒同盟國方面，則日本海軍即時可封鎖澳

洲。

南非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——掌握政權者，乃柏答 (Bata) 及史馬茲 (Simms) 之一派，彼等爲鎮壓反對者之德意志派起見，遂加入英本國方面。故於凡爾塞會議之際，彼等如加拿大之奧爾典，南非之柏答，史馬茲，尤其以澳洲之休茲於會議席上，傍若無人，爲所欲爲。而英本國之代表如勞夷多，喬治 (Duff Murray) 及波爾福亞 (Aveluy James Balfour) 等莫可奈何。

英本國欲將散佈各處之殖民地劃歸於英國之版圖內，作爲英國之領土，然諸殖民地皆願自立，有造成獨立國家之決心與氣魄，於此處可表示，本國與彼等之間，實劃有一鴻溝。當維多利亞五十祝壽之際，殖民地之首相由各處奔來朝賀，曾召集一首相會議，當會議期中，談及大英帝國編成之問題，頓成混沌之狀態，英國首相索魯斯伯里 (St. Aust) 遂大聲疾言曰：「與其空談此問題，莫如談判大英帝國內之共同防禦之實用問題。」。英本國政治家雖以滿腔熱情，期待殖民地之體諒。然殖民地之政治家除爲各自封上之利益外，對其他諸種問題，皆漠不關心。當英國最盛期之維多利亞女王五十大壽之際，英國首相，與殖民地之首相，尙且「同床異夢」，何況以後諸朝代乎？

不獨於此，歷來爲農業國之加拿大等，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爲應合英本國需求而製造軍需品之結果，幾半化爲工業國，澳洲亦稍有此種趨勢。以至殖民地與英本國立於

競爭之地位。之後，國際聯盟揭幕，各殖民地皆派遣代表自國之代表，出席此會議，各自任所欲爲。以至英帝國主義政治家之企劃，欲使彼等加入大英帝國之範圍內，使爲有節度之運動，殆不可能。

英帝國主義政治家譬如牝雞，而殖民地之首相如同由此牝雞所孵家鴨之雛，既使母雞如何悲鳴，而此雛鴨將各自任性飛進水上。因此於一九二六年英國政治家遂決定廢去英帝國之體制，不論大英帝國之任何領土，許其組織自治團體，自此以後，帝冠除由其同之忠誠維繫以外，舉凡內治外交，均可自主。

在此以前，尚有一事實，即於一九二三年，加拿大與合衆國之間，曾締結漁業條約，當時，駐於華盛頓之英國大使，對此簽印條約事，無力過問，任其所爲，如此除向帝冠表示忠誠外，本國與屬領之間幾無何等關係，呈現全無交涉之狀態。

一九三一年，依英帝國會議之決定，曾頒布所謂衛明斯特 (St. Westminster) 法。英國完全通過加拿大，澳洲，新西蘭，南非，愛爾，紐芬蘭六國，皆與英本國立於平等之地位。至此，於事實上可證明英帝國今日已土崩瓦解矣！

一九三二年，復有所謂渥大瓦會議，英本國捨棄本來之自由貿易，而實施關稅政策。唯於英帝國以內，依然實行自由貿易政策。此種措施，於事實上證明，獨利於殖民地，而於英本國，毫無效果，爲何？因殖民地對本國可免除關稅之障壁，自爲殖民地之利，而英本國却因此由世界之得意場中，一落千丈矣！

七 英國之君主制

英國人，殆皆富有自尊之個性，與放任任性者。倘於自己之利益有關，遂不惜克服任何之矛盾，任其所爲。甚至國王如做惡事，亦隨意將此國王驅逐於國外。然時至如今，大英帝國所有領地，皆欲與本國分離，造成獨立國家，英國逢遇此空前危機，日夜不安，遂欲直接利用對國王忠義之心，思以挽回其崩潰之命運於萬一。

倘若爲一國之帝者，持身以正，何致要求其殖民地，對帝冠當建設一根本精神？諺語曰：「見賊而以繩束之」。但英吉利人至今日，其繩已腐朽不堪，不足爲用，若探究其責任，與其謂在於皇室，莫如說在於英國之憲法所致。法文豪法朗士 (Anatole France) 曾曰：

「舉凡英吉利人表面之理想，無淺薄惡俗者，然至其潛在意識，極其精微，且極深邃，難以分辨」。

英人對於諸事，雖如何無理，然於必要之時，則彼不客氣，堅持其無理之主張，彼等實爲如此厚顏無恥之徒。英國之憲法，將國王比作責任有限公司之會長，社長，彼等有此自信，認爲加拿大，澳洲，南非，甚至印度，倘若對國王忠誠，均可在自己之掌握中。

x

x

x

古代之君主制，自維多利亞女皇以後，怪態百出。維多利亞女皇，因皇婚阿勒伯特（Albert）親王喪身，遂露喪服，亦不出入公共場所，整日避居宮中，當其似為寡婦之時代，英人中亦有言不平者，因此，甚至有一時，連共和論亦將此作為一實際問題，於議會中互相辯論，彼時，如張伯倫，狄魯克，傅庫羅之流，皆為鏗鏘主張者。

當此時，幸得皇太子愛德華，施展其社交之手腕，成為一「社交人」，女皇深為世人所贊美，因此對維多利亞之空氣，始得若干之緩和，但晚年之女皇，頗能博得國民之聲名與贊揚，若論女皇之美德，彼實為一奮發而為者。

巴西姆會談及英國之憲法；曰

「英國之君主，多能接受意見，善誘，與忠告」。

但女皇却毫無此種性質。唯女皇之政治文書，可謂浩瀚，實為驚人，吾等回顧彼如何與當局之政治家交涉，即可知之。

例如克拉斯東（William Ewart Gladstone）及八十高壽之老牌政治家，維多利亞尚批評其演說過激，責備其言語過速。又彼時，關於閣僚之選擇，總理大臣所上書之人名，於其中欲決定何人任何職，實為困難之事，然維多利亞女皇却能以稔樸，神妙之手腕，或依其原職，一一通過之，又如首相之選擇，須從多數政黨之首領中揀選之，而復命其組閣，未能如此順利進行，往往須幾經周折，然女皇如何運用其政權？關於此問題，吾人試讀於一九三五年由牛津大學出版之「維多利亞之政治勢力」一書，自可瞭然。

維多利亞女皇之爲人，愛憎之念頗強，尤其在其中期，曾爲猶太人宰相吉斯勒利所擺佈。然其性格，確爲堅實，且有剛復之氣，於官廷中鮮有如其酷愛清潔者。世人亦批評其「以蘇格蘭人之約翰·布拉昂之木強漢爲從者，太過於寵用，然此種批評莫非作爲談笑之資料，其談話中並未含有惡許之因素。

要之，維多利亞在世六十年間，對英國言之，可謂爲君主政治之全盛期，而英國之王位，亦以此時，其基礎最爲鞏固。

其次余欲介紹維多利亞以後之君主，即愛德華七世也。愛德華七世已過六十歲，尙爲皇太子，彼雖有極長之歲月，代表皇室，於社交方面，亦曾爲相當之事情，但所爲之一切，皆不與政治發生關係。克拉斯東曾向女皇進言，曰：「將較多重要之政治文書諭示皇太子，如何？」但女皇一言拒絕之，曰：「國家之機密，倘被利用於投機，則不堪其憂矣！」

元來，愛德華七世於女皇夫婦之嚴重監督與規定下，施以極其嚴肅之教育，當太子爲學生時，甚至連其領帶，顏色，花紋，皆由女皇規定之，然受此嚴格之教育，反而生出相逆之效果，以致造成一不良之少年。

世間所謂飲（酒），打（牌），買（賽馬票）三種惡習，皇太子無一不備。在其長年爲太子之時代，英國遂被造成歐羅巴人之話題，皇太子或時，於詐謀賭博事件之裁判

中，時或於離婚之裁判中，任參考人，證人之職務，曾有人於紙上，就皇太子之行動，寫成一篇警告之文字，女皇見之，特向主筆人梯林表示感謝之意，而且皇太子亦喜賭博，曾有一時，因賭博事，強令其向康他柏里大僧正寫一悔過書，立誓將來決不再發生此問題。

然而愛德華決非樂道者，彼喜交結惡友，舉凡賽馬，賭博，投機，諸般惡事，無所不爲，而於世界外交之動向，毫不關心，亦懈於觀察此事，唯將其全副精神，用之於凡人所嗜之卑鄙行爲，故所謂「爲國盡力」之美詞，於彼，實無異於耳旁風。

英國皇太子有時從法國妓女口中聽出政界之機密。因此遂一變與法國反目之關係，而成立英法協定。不久，俄國亦加入其中，此未必皆彼之力。然巴爾福尼亞由於承認彼之力，而生莫大效果，此點有事實爲證，不容致疑。

如日英同盟亦然。伊藤公至俄國烏那帖，談判日俄協商，不成，即同踵而赴倫敦，當時英國首相，爲蘇斯伯里氏因時近聖誕節，而彼並不願爲接待外賓極不合適之時，即傳告曰：「請至首相邸宅，如何」，且曰：「自身亦可與正式之謁見」。由此可知彼亦未嘗注意行動。

日俄戰爭時，日本於紐約倫敦，募集資金之際，尙付息若干，今日雖爲敵國，日本對過去所爲總不至忘懷，又於明治四十年，伏見宮愛親王及其隨員由本，西兩相赴英。愛德華七世，在親王滯留中，遂命令當時上演中「米加多」劇中止，此事固爲對日皇室

與親主表示敬意也。

愛德華過六十歲，始漸即帝位，再過十年，遂逝世矣。至愛德華朝，頹廢之氣氛，日甚一日，於政治方面，亦可謂，終日無謀無策，

愛清華七世有種種過失，或可謂為種種罪惡，既為一國之元首，自當有一堅固之指導國政之方針，國家經綸之大策，縱今可謂無甚遺憾，但同時，未能言全無弊病。

喬治五世既不審其父業，並無其父崇高之名望，可謂有毒而不知治之君主，然於此一言所述者，乃愛德華八世也。

八、元首之個人主義

愛德華八世，一代甚多稀奇之事。彼所聞之一切，所見之一切，以及所接觸之人，所遭遇之場面，均與其年齡不相當，彼之智識乃是片斷的，宛如照像機，將其目前之一切，依其原形攝取之，而弗歸合為一。彼既無深慮，亦無自省，無所苦心，亦無所憂鬱。有趣，可笑，恣意，放任，漫然生活。彼於年少時，曾參加世界第一次大戰，投身疆場，勇敢善戰，博得世人之美評。總之，彼之本性，嫌惡規矩之生活，而喜嗜不平凡之生活。然日常生活，極其隨便。因此，於勞働階級中，彼之聲譽頗佳。彼有此特性，世人每認為彼因無其曾祖母維多利亞女皇之嚴肅，唯嗣其祖父愛德華七世之衣鉢所致。

彼性喜往世界各處旅行。英國之商品，當時世界無雙，因之彼頗得廣大羣衆之讚揚。彼亦深達民情，爲獲得到處之聲名，恰當日本大正十一年四月，華盛頓會議簽定條約時，亦曾訪問日本。然並未遺下多大之印象。但尙記得當時之新開有如此之一段記事：「皇太子從日光赴中禪寺，於途中之茶店休息時，彼著車夫之號衣，使其隨員乘人車，而自己扮作車夫，挽車而行——且攝有像片一張。此實爲一樁趣事。擁有太陽不沒如此廣大之領土——即領有世界三分之一的土地——與四分之一的人口之大帝國，其皇太子作此遊興，似與身分不合，然此點尙鮮有人顧及之。」

皇太子到處爲逸出常軌之行動，某時，曾由馬墜地，折其首骨，而此亦成爲議會之問題。

被愛德華七世生於一八九〇年，而於一九三六年即位，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即退位。

此即所謂辛浦森夫人之事件也。（譯者於當時世人正盛道此事件之際，曾譯有「辛浦森夫人傳記」，連載於庸報。）當時，世界各國，就此事件爲題材，曾出版極多之文書，余對此等文書毫無興味，因余極憎惡攻奸直言者，何況業已成過去之事。今日彼亦爲溫撒公，而隱其身。余雖不願談及此事，然於欲述明英國崩潰之際，未能將此事置之不顧。個人主義如何深入於英吉利之國民，及其君主之行爲中？英人對其君主之忠誠，以此力是否能維繫大英帝國，爲闡明此點，不得不談及此問題，以爲一證據。

近來，皇太子有弟三人，均已結婚，唯其兄（皇太子）尚爲獨身，此乃一件不可思議之事，皇太子欲求一對象，宮廷中，名家，何患無一中意人？然而却出乎意外，發生辛浦森夫人事件。世人皆謂辛浦森夫人乃屬猶太人系統。但未能證實之。姑且不論此點，而辛氏確生於美國之波魯其摩亞，其名原爲萬利絲，瓦腓爾特。（Wallis Warfield）比年來曾與美國海軍飛行中尉斯賓撒結婚，住來於上海或北京等地。彼不知何故與年輕之海軍飛行士官斯賓撒離婚，未幾即向辛浦遜表示親熱。辛浦森本爲已婚男子，但何故離婚，而與彼結婚？辛浦森之職務，乃輪船公司之代理人，長年住於倫敦。

不久，辛浦森夫婦，與英國皇太子往來極爲親密。而皇太子有時亦自己駕駛汽車，由夜會歸，而赴辛浦森夫婦之宅，然見宮中之錄事簿，於皇太子邀請用晚餐者之名中，往往發見辛浦森夫婦之名。而世間不甚瞭解其真象者，遂有：「彼等何故受皇太子如此之優待？」之驚異。然而，不久，於宮廷中之錄事中，再無辛浦森夫婦二人之名，唯有辛浦森夫人之名。承受其他名士之招待，而尤爲可驚者，於地中海邊，乘遊覽船，同伴旅行，或於其羅爾山中之冬季競技場，皇太子如滯在此處，形影不離，必定有辛浦森夫人之名。既使於皇太子之旅行中，於公式內情，亦書與辛浦森夫人同行，而謝絕其他一切招待，因此，物議紛紛。

兩人携手到地中海沿岸附近之街市，買物之像片，皇太子毫無遠慮，允許登於美國新聞中，以致招來美國及殖民地，對自己之誹謗。

於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喬治五世逝世，愛德華八世即位。當其即位時，尚有一最令世人驚奇之事，即於同年八月，皇帝乘遊覽船「納琳號」巡幸於地中海的亞得里亞海之際，辛浦森夫人亦爲一同行者，此次旅行，英國皇帝一人，雖至如何場合，均謝絕他國之招待，因此，打破從來之例，但傳說匈牙利政府曾招待愛德華八世及辛浦森夫人。如斯，於同年十月辛浦森夫人離婚訴訟之報，遍及全世。辛浦森夫人自供其夫婿阿納斯，辛浦森，因對已被壞貞節，遂成立離婚訴訟。辛浦森夫人尙經六個月之期間，離婚確立，得與任何人結婚。

問題果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爆發。最初因美國政府未限制其他方面之新聞雜誌之記事，以至英國之新聞，未能保守沉默。遂將此事提向議會決之。當時美國新聞大王哈斯特 (Hearst) 居於英國威魯士彼之別墅中，遂拜見皇帝助理秘書官特瑪斯，得其事件之要領，立刻以如左之電文，跨過大西洋，拍達於太平洋岸。

「波爾摩亞之辛浦遜夫人數日內即於英國得離婚之許可，八個月後，將與英王愛德華八世結婚」。

事已至此，不能默視。遂召開議會，談判此事。

爲此，首相鮑爾溫，謁見凡八次，亦難一反皇帝之所信。皇太后瑪麗，雖如何諫止

皇帝，亦無成效。辛浦森夫人遂向世人公表曰：「由己之一身，而妨害皇帝之決意，予決無此意。」縱令皇帝取銷結婚之約，自身毫無異意，但皇帝由最初既有結婚之意志，遂毅然辭去王位，與辛浦森夫人結婚。但因英國尙無此前例，後經議會決議有二條件，辛浦森夫人不得取皇后之待遇，其所生之子女，不得歸入相續之系統中，草了此局。

自此事發生後，於個人主義之英國，亦有同情於愛德華八世者：曰「皇帝畢竟已貫徹其意志」。雖議會中亦有人欲寬恕彼者：曰，「此唯國王之私事，不容吾等過問」！余個人對愛德華八世，並不加以何等之批判。唯國王之天職爲何？至此時，自當沉靜，以反省過去己之所爲。然英國國王既無反省，而其人民亦無反省，毫無疑問，如行雲流水，任其飄然而過。故自一方觀之，英國乃是實利主義，便宜主義之國家，而從他方觀之，乃是絕對個人主義之國家。此種行動，果能爲堅持大英聯邦紐帶之力耶？頗起疑問。中國古語曰：「如馭朽索之六馬」，莫非即指此！何物可止禦大英帝國之崩潰乎？當此進退維谷之際，惟有依恃唯一之美國，然此亦「老大之蛙，將入毒蛇之口」之類也。

SKBC
IG
K561.4
3